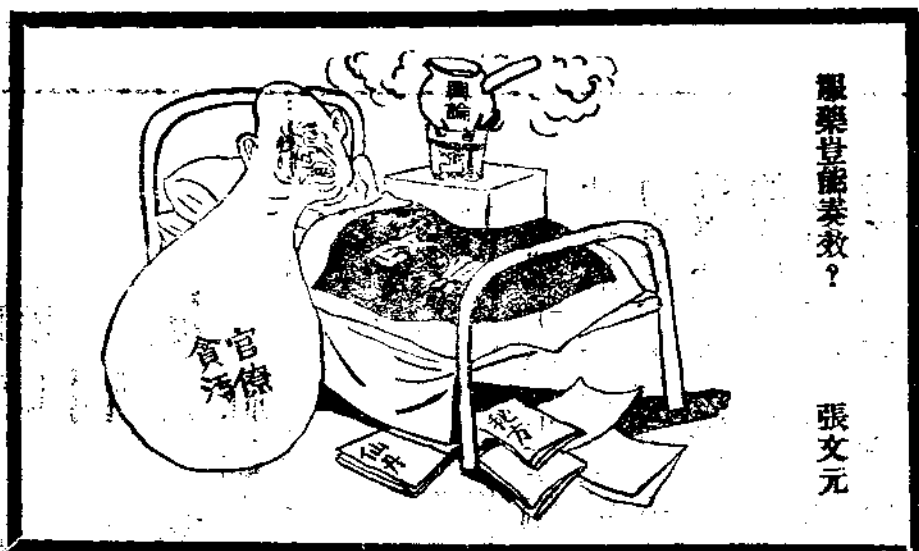


經

緯



服藥豈能奏效?

張文元

田賦徵實問題

(羅迺誠)

我對政治的厭惡

(黃一裳)

漫談拖鬆政治

(王文耕)

劇本的朗誦

(董每戡)

理髮漫談

(張契渠)

論創作的題材

(范泉)

精神文明別解

(尹雪曼)

經緯評台

(程佇)

目 要 期 本

經緯評台	經緯漫畫	田賦徵實問題	漫談拖鬆政治	劇本的朗誦	理髮漫談	歸家以後	論創作的題材	精神文明別解	經緯拾零	經緯曲線	經緯信箱
	張文元	黃一裳	羅迺誠	王文耕	董每戡	張契渠	范泉	尹雪曼			

週刊

新二卷 第二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南京

大道報

言論：純民間立場
 新聞：最忠實報導
 副刊：雋永且活潑
 廣告：效力最宏大

社址：南京太平路

導報

豐子愷先生主編之導報創刊號業已問世茅盾、金仲華、熊佛西、石嘯冲諸名流均有著論，對當前遠東形勢多作詳細的批判與介紹，內容堪稱充實，本市各書報攤均代經售，又訊該社定於本月四日下午四時召集文化界名流舉行第一次座談會，研討之題為「新東方時代之展望」云。

國信紡織染廠

股份有限公司

商標

五羊 五蝶 三公

出品

細布 細斜

粗布 粗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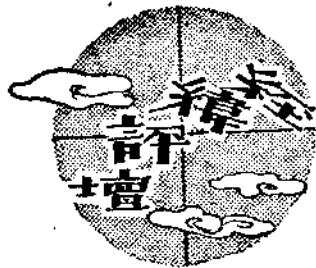
各種印染坯布

公司地址南京東路 233 號 123 室

電話 一九一七九號轉接各部

廠址新加坡路四五一弄

電話 二四〇六四號



內戰漸趨白熱 共黨言欲死拼

國內政局，拖到今天，僅有一個問題，就是看全面內戰的恐怖，如何壞國賊民而已。共軍以蘇北淮陰為大本營，在鎮江江陰南京對岸，企圖威脅京畿。井日在京滬線的奔牛

丹陽等地，也有乘隙進襲態勢，共軍把握住了這個戰後政府疲敝的時機，他們所謂「人民革命最有利的時期」，若能攻佔京滬，自然很可

能軍威一振，像當年太平軍進金陵城一樣，便不難改制稱號，來一個「革命成功」的大慶。如英國葛里恩所說的變成爲「中國的主人」。

但自始估計錯誤的中共，在每一處的硬仗打下來，都是百分之九十吃虧，如皋之敗，可以與四平街之役相比，淮陰之圍，使他心臟受困。目前國共戰爭的主要戰場，尤以蘇北爲主戰場，南京四週共軍有十三萬餘，中原區豫鄂晉三省內共軍八萬人爲救蘇北之急，近發攻勢，又李先念部自經鄂陝對陣之後，已將損失八分之七。至天津外圍的共軍身林彪所部，這一路因公主義四平街之役也早已折羽了。由於共軍到處失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共軍巨頭，傳正召開張家口會議

，當有新的佈置，中共駐京發言人更有「戰至最後一人」的豪語，看情勢，真難想像今後的日子如何。

馬帥與司徒 再擬新方案

檢討戰局形勢，似乎政府軍可以獲取全勝，或者說「三個月內可將共軍完全擊潰」。但問題也不如此簡單，因爲擊潰共軍，並非即爲肅清共黨之謂，最後解決問題，還須「政治解決」。

馬歇爾元帥與司徒雷登大使到了牯嶺以後，曾擬就政治解決方案，內容如下：一、雙方實行停戰，共同頒發停戰令；二、劃設中立區，雙方均不駐兵；三、停戰後先討論政府改組，在國大前擴大政府組織，國大後再行徹底改組；四、實行行政協決議；五、停戰後執行小組即會同外交部代表監督恢復交通；六、雙方駐軍比率依馬氏前提之過渡

辦法。這個方案，並無左右袒的情形，爲中國統一獨立強盛計，應該不反對這方案，不阻撓這個方案的實現。但是目前打成一片的現局之下，要改變全面的態勢，化干戈爲玉帛，化兇戾爲祥和，却有賴於雙方的軍政領袖的誠意，救救老百姓。不知他們真的會一念及國家與人民嗎？

美蘇間意向 為外錄因素

話也不盡如此說，中國國內政局的紛擾，而且難期澄清，內在的原因還簡單，外錄的原因却難辦。美國國務卿威爾遜最近公開播講，指出蘇聯投意中國共產黨在國共談判中對於公平的具有建設性之和平建議亦加以拒絕，而蘇聯反唇相譏，亦罵美國的軍事援華，有助長中國內亂之嫌。觀此可見中國問題的複雜。

兩個世界在急速而倔強地築起深溝高壘，紅的東歐與白的西歐，且將不免於一鬥，紅的中國與白的中國，不過盡其爲前哨戰的一名小卒而已。所可怪的中國的政治家，竟甘自己犧牲與糜爛，來供紅白大戰的試驗品與犧牲品，真不知是何居心？

火上又添油 楊村襲美軍

緊接威爾遜談話以後，又發生了冀東楊村美軍被中共軍襲擊事件。中共對美的仇視，從楊村事件爲始，已由宣傳而進入行動。這是件極可注意的事情。

內戰是不可恕的行爲，若從內戰而挑撥國際戰爭，更是不可恕的行爲，內戰可以亡中國，國際戰爭，更加可以亡中國，中共真的愛國的話，應該避免國際戰爭，制遏足以燃發國際戰爭的行動。莫逞快一時，美蘇的情感今天鬧到如此地步，中共的火上添油，該有責任的。

清查接收團 願接收人心

光復以後，「接收」的混沌，鬧得人民怨聲載道，接收了物資，却喪失了民心，同時接收了的物資，也大有毛病，只裝點得少數接收大員的富麗堂皇的私宅，未見增加了多少國家的富源。各方交相責難，「接收」幾爲衆怨所歸。最高當局於是有了「接收工作清查團」的組織，上海方面也已來了，開始接受人民控訴，還要調查接收原始清冊，這件事如果能够認真去辦，未始不可挽回一點人心，償還國家一點

損失，只恐一落「官僚主義」的陷阱，徒為裝點一番「政治清明」的作用而已。

楊錫志回來

意態自安閒

轟傳一時的糧貸案，重要主角糧政特派員楊錫志，已回到上海來了，這件大案，近來已變小多多，不知是否再將變而為無。

這案牽涉的着實太大，鬧大了大家丟人。本來一件案子已交由法院辦理了，老百姓大可放下了心，因為老百姓是不能懷疑法律的，老百姓不放心，就無異是對法律沒有信仰。可是事實是老百姓均表關切，而且對這些案子不甚放心。主管當局迭次下令不得將糧貸案的內情向外發表消息，這樣一來，老百姓的懷疑恐怕也祇有加深，不會減消。儘管你與論大講，但「國防嚴密」再加「拖延日久」下去，終究不是「依法辦理」的模樣呵。

盧森堡宮

和平會議

世界憲章

無疾而終

巴黎盧森堡宮二十五年前的喜

劇重演了，歐洲和會於七月廿九日揭幕，廿一國的代表安坐於盧森堡的紅天鵝絨椅上，雍容和樂，真是盛事。和會召開之前，四強意見不一，幾經波折，總算勉強開會。

看看四強的代表，他們意圖着在和會中如何獲得他本國的「安全保障」，開拓「勢力範圍」，甚至要戰敗國交付更多的賠款。這是逐利的一幕，決非謀和平誠意。羅斯福的「大西洋憲章」，早已無疾而終，今日巴黎和會已與昔日的巴黎和會如出一轍。不過我們難說的是這一幕竟如山林的老虎闖入了鬧市，自可飽啖，但若憶念當年克里孟梭與勞合喬治的滿載而歸，也並不會制止了德國的再起，免英法於戰禍的浩劫，那末頗可清醒清醒頭腦了。

對議題鳥瞰

初步均同意

巴黎和會為了避免英美蘇開不可解決的紛歧起見，把重大的問題一概擱置勿議，如德國問題，日本問題，不能產生對德對日的和議。主要的却只在討論對義羅匈保芬五國的和約。這中間直接利害衝突的有：(一)特港問題。蘇聯支持南斯拉夫堅主特港劃入南國。現四國外長會議已決定特港國際化，和會

中將不致再起爭執。(二)義大利賠款問題。美國允以義船兩艘抵償蘇聯為一億美元之賠款，至要求賠償希臘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之兩億元，則須待和會討論。(三)關於義大利殖民地問題，議決取消義大利對殖民地之享有權。(四)多瑙河航行問題。英美蘇法四國已承認多瑙河及其可通航的支流和運河，在各國平等條件下，予以自由開放。對義和平條約草案，開會之前已經公佈，對羅匈保芬的和約內容，也將同時公佈。我們可以預測這次和會，不會遭遇大的困難，但也不會產生大的結果。

重要難題多

和平為夢乎

不可避免的意見紛歧，在開會之日又發生了，那是代表資格的問題。蘇聯已將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外長，作為正式代表，前來參加和會，英美則始終未同意此數小國併入蘇聯，因此英美對此數國外長充任蘇聯代表一事，勢必主張無效。蘇聯在這種場合，因為感覺得他的地位的孤單，他必然要在這種程序上，表決權上力爭，以便在會場中不致受制於多數。但英美究能讓步至若何程度，則頗難說，這樣來看

和會的前途，更加黯淡，我們知道縱然對義匈保羅芬五國的和約能夠順利通過，和會能夠開得圓滿，但根本的衝突，對德日的紛歧，仍屬不可避免的，然則如何造成大戰勝利以後的圓滿結果，在今天仍是個渺茫的夢吧！

會外活動圖

寫出真世界

和會以外，我們却看見許多事情，可以暗示這個世界往那裏去？法國戴高樂將軍在巴勒杜克發表演說，主張締結英法同盟，原因是美蘇已形成兩大集團，第三次大戰已有發生的可能，英法合作，可以恢復世界的均勢。同時美國杜魯門總統因珍珠港事件前車之鑒，特下令設立全國諜報網，並決心在國外佈置完善之諜報網，藉得預知危機，而免美國於浩劫。其服務區域有魯爾區域，土耳其海峽，義大利邊境等。中央諜報處由主任范登堡，及李希主持其事。這不是奇怪的事嗎？在盧森堡宮要清算剛剛結束的大戰，在會外却又佈置如何進行另一個戰爭。

世界走上了歧路，這是倫敦外長會議以後開始的，現在歧路上的列車，也不想再合攏了。



田賦徵實問題

羅通誠

在土地陳報沒得確實成果以前，徵實的田賦制度，施行上缺點實在太多，經徵人員之弄權漁利，與鄉政人員之朋比為奸，使得國家未受其利，人民却已蒙到深重的損害。

田賦徵實為民國以來最重要之一項政治設施，劃時代的田賦新制之確立，本年六月六日，財糧二部根據二中全会田賦發還地方的決議，召開改訂財政收支系統會議。這一個會議，因為田賦已決定發還地方，又恢復徵實，故所討論的財政收支系統問題，實際上還不過是中央、省和縣市如何分配田賦徵實的問題。

田賦本是我國主要的稅源之一，過去劃入地方稅範圍之內，民國卅年，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因抗戰以來，中央支出繁多，縣市地方各項事務增加經費困難，遂通過了改革財政收支系統案，該案把全國財政分

做國家財政和自治財政二大系統，國家財政包括原有中央和省二部分財政，通盤籌劃，統一支配，而把向來佔地方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田賦，劃歸中央，實行徵收實物。自治財政以縣為單位，除指定土地改良物稅，宰屠稅，營業牌照稅，使用牌照稅，和行為取締稅（包括筵席捐，娛樂捐等）等五種稅收外，並由中央劃田賦徵實項下，撥付百分之二五，遺產稅項下撥付百分之二五，印花營業二稅項下撥付百分之三〇，以資補助。此田賦徵實辦法，是民國卅年七月份起開始由已完土地陳報工作的地方實行，征收標準，以卅年度田賦正附稅，每元折征稻穀二市斗計算，實施以

來，流弊叢生，人民政府均受其害，而且增加國庫開支，促進通貨膨脹，糜爛大宗米糧使將士及公教人員吃臭米糞米。論其毛病之多，損失之大，實為一切苛政所不及。雖政府曾經頒佈防範舞弊之法令，並懲治若干舞弊之官吏，無如法愈嚴而弊愈深，習愈久而技愈巧，苦煞了老百姓，去年八月十五日，倭寇投降，九月三日，政府發佈命令：「凡會陷敵各省區，豁免本年度田賦一年，後方各省，豁免明年年度一年。」後來財糧二部又指出陷敵省區包括：河南，綏遠，山西，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察哈爾，熱河，山東，河北和東北九省，這辦法公佈以後，各地人民，都好像從倒懸中，獲得了解放，現在又自七月一日起繼續恢復田賦征實，據徐部長堪談，田賦徵實本年度可得一萬四千億元（照現價估計）其中百分之五十歸縣，二十歸省，三十歸中央。照目前市額，年需軍糧三千餘萬石，實征額收足，差可相抵，今日徵收的對象，儘是渺無人烟的災區，如何得了！而且田賦徵實以來，並非如理想，其最大之癥結，第一，是土地陳報非確實之成果，因廿九年開始陳報時，其全面計劃，測量不用

儀器，兼之限時包工，工作人員尤不健全，造成錯誤至多，如錯報業權，漏遺陳報，測算不實，加之複查，丈量土地人員之敲索舞弊，如代人任意分割，更換或增多戶名，即係在大糧戶劃為若干小糧戶，藉以逃避累進稅收。

其次是經辦田賦人員之弄權漁利與鄉鎮人員之朋比為奸，弄權漁利者有三：（一）多填糧額，（二）大斗浮收，（三）侵吞倉餘。至朋比為奸者有：（一）吞食運費，（二）中飽盈餘，（三）盜賣漁利，（四）盜借生息。正是如民間流行一歌詞：「從政莫如當娼（倉）當娼莫如從良（糧）」可見田賦徵實之工作人員舞弊貪污之事！

綜上所述，足見利用土地陳報成果徵實的田賦制度，施行上缺點實太多，今後須重新計劃測量土地與調整徵收之機構，改善工作人員待遇。嚴懲舞弊貪污，古人說：「為政在人」一語，誠可引為警惕，昔王安石變法，敗於用人，尤不可不以為前車之鑒。我們希望任何政制，不致因行政效率不高，而得病民的結果。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古政治家所採薄稅斂政策，即藏富於民之意。



我對政治的厭惡

黃一裳

談到政治，就聯想到腐敗，貪污，黑暗與恐怖等等，政治祇是「賣膏藥」，或者是達到掠奪目的的拖延或方法。現在的老百姓呻吟於「賣膏藥」者的亂開藥方之中，一個個中了偽藥的毒，生命危殆了。

偶然看到一段新聞說蘇北共軍報紙以「日本無條件投降」一字謎徵求射一人名者，有答「屈原」意謂屈服於原子彈也，但其預定謎底為「蘇武」，意在蘇聯的武力，同時射屈原的老百姓，可憐地受到了非理待遇。這段故事倒很像秦趙高「指鹿為馬」一樣，說是鹿的都吃虧。

是「屈原」是「蘇武」，是鹿是馬，在科學的觀點說，應該毫無問題，比如日本無條件投降一事，當然要包括太平洋戰事以至與日本正式交戰的事實而論的，同時更着重在怎樣使日本會較一般觀察家的觀測為更早而不先不後在那時投降！這因？近因？主因與次因？還參攷當時的兩大大文獻波茨坦宣言與昭和的詔書，這樣來推斷出的原因，纔是科學的。比如鹿與馬就形貌說，就動物學的理论說，決無分毫混雜，怎會纏夾不清？但是無辜的老百姓遭了殃，是什麼道理呢。

一言以蔽之，這是「政治」在作怪。因為依照政治的觀點，原來是對的，「蘇武」「蘇武」，共產黨不說「蘇武」，簡直太沒有政治腦筋，簡直是「數典忘祖」。去年今日，陳公博還作威作福，當他的「主席」，走到他面前的都是恭維他禮拜他的人，今年此日，却已犯「通敵謀國」之罪，伏法陳屍了。抗戰時期，政府對遷川工

廠竭力支助，所謂民族工業，會得一度好景，待鞭砲一響，政府停止了訂貨，注意力轉向東南收復區的敵偽工廠的「接收」了，於是後方工廠，像秋日梧桐，紛紛凋謝了。

國共爭雄，造成內戰，許多人覺得像這樣的戰爭是大大可避免的，倒不如講講和算了，無黨派人士，尤其願意居中調處，因此而有「政治協商」，可是這種協商既稱為政治的，花樣又多了，不是要幾個省主席，便是要幾個部長，不是要幾十師番號，便是要幾萬萬官餉，好像「政治」云云，就是榮德生綁案中黃金美鈔一般，這如不是當代政治巨公們主持的政治協商，就會令人懷疑竟是分贓會議了。而且討價還價之後，還要時時漲時漲時議，政治這東西是當代政治巨公遂其掠奪拖延高明手段與深遂學問，也是如此而深深地為老百姓所不感興趣，為老百姓所深惡痛絕。

在後期的「政治協商」階段，我們所看見的祇是在它幕幕下如何展開宣傳攻勢與特務鬥法，以及整馬彎弓的內戰姿容而已。若真是還有我們的老眼光的政治問題的本質，把我們的老眼光的政治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竟能是如此的嗎？

當然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說「政治」本身就要不得，就是一種罪惡，但事實確乎使人頭痛，至少

在今日「政治」兩字已與「官僚」結緣，與「腐敗」化合，與「黑暗」為鄰，與「恐怖」相接，這是甚麼政治？因此我們不能不厭惡政治，鄙棄政治，「政治」「政治」，「賣膏藥」而已。膏藥靈與不靈均好，藥不對症却就害了人，現在的政治家（實際上也只是些政客官僚）亂開藥方，亂貼膏藥，害苦的只有老百姓一個個中了偽藥的毒生命危殆了。

然而我們也不是克魯泡特金的信徒，提倡「無政府」，（無政府是否即無政治亦難說）但是惟一的認識，我們以為政治是替人民做好事情的，替人民謀福利的，所以一定是為人民所歡迎的。如果把老百姓流放，驅逐，拘捕，非刑，這不該是「政治」，却成為暴政，將來文字創造，應該有一個「政」字纔對。把這一類的政治稱為「政治」。以傳統的觀點看當前的政治，政治已變了質，以傳統的方法運用政治，政治的機構却只如一架拆散廢棄的機件，一動也不動，更造不出任何行政之果。所以都說政治腐敗，都說政治組織損壞不堪。現在我們並不要回復過去，過去也不必憧憬的，中國人談政治，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事實上也並不一定是標準的。況且扭回歷史是困難的。我們厭倦壞政治，我們痛恨壞政治，我們却應該具有幾個根本條件去創造新政治，創造真正的政治。

一、嚴格維護政治的倫理基礎，比如正義，公道，是非，黑白，利弊得失等，應該嚴格分野，不能稍受曲解侮蔑或倒置。

二、教育大多數的人民，能够運用四權，能够懂得民主的意義，與履行民主人民的義務，不致再有假冒的代表，與強姦民意的事情發生。



漫談「拖鬆政治」

王文耕

「一推二拖，三不管」是作官的金鋼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以不變應萬變，保管一帆風順。官運亨通，只是撈起鱗肉瘦骨的老百姓，只好跟着人家歌功頌德唱太平年。

一位在六年零三個月之內作了四任縣長朋友告訴，我今天中國的政治，是「一推二拖三不管四了」，一個行政官，如能念熟這九字金鋼訣，以不變應萬變，保管一帆風順，無往而不利，妙哉斯言，把一幅官僚政治醜態活活地現了形。

官僚政治的特質，第一個就是「拖」，天大的事，一推二拖，漸漸鬆了勁，結果是小事化小，小事化無，既可省出時間精力去應付上司，又能避免枝節節的責任問題，所以儘管中央一道一道堂而皇帝的命令發出來，這道看起來都是法良意美福國利民，一經「等因奉此」，層層轉遞，愈來愈鬆，等到了老百姓身上，早已烟消雲散，幾乎連影兒也摸不着了，也因此，今天的政治，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成串公文在那裏兜圈子旅行，實際的成果，一多半却在虛無縹緲鄉，這真是一種十足形式主義化的政治。

「有官皆貪無吏不污」，這已經成爲今日無可諱言的事實，在貪污這一角度上「拖」也最能發揮他奧妙的功能，一個主管，要應付上司，得錢，要應付太太，也得錢，要爲日後長遠的享受打算，更需要官囊飽足，然而，政治前途也是不可不顧的，最聰明的弄錢辦法，自然是假手拉

人，於是，心腹私人，全體動員，一旦出了亂子，人民告發了，或被糾舉了，輿論譁然，不能不理，先來個「澈查具報」，這一查就不知查到何年何月，等社會輿論五分鐘的熱度漸漸沖淡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輕輕八字，就此了案，其案情太重的，有辦法，「依法訊辦」，反正法律雖是死的，執行法律的人却是活的，於是，人證哩，物證哩，噁哩咕嚕，一偵二審，整年累月的拖下去，等鬧得連原告也有些頭痛洩氣了，其結果大半是小事化小，小事化無，仍然天下太平，官運亨昌。

但「拖」術的運用，據說也是頗有學問的，事實上雖可以拖，公文却要特別留心，不然會碰軟硬釘子，顧不住「考成」，因此，大小衙門，在奉到一件命令之後，煞費苦心的不在怎樣去貫徹這件命令，而是如何去「具復」上級，由辦事員而科員，科長，秘書，秘書主任，一直到主管，每個人的注意力，全貫注在公文的字句上，真是字字斟酌，句句用心，因爲一句話得當，就可以獲功獎，一個字欠妥，也可能召懲處，於此，我聯想到二十年前自辦之怪現狀裏的一段記載，一個字居然價值十萬銀子，真是嚇人聽聞，原因清末

在廣東有一次因民間械鬥出了命案，臬司衙門爲了減輕責任，私下改了案卷，對上只說因看戲碰撞，彼此扭毆致死，不料奏報上去之後，刑部忽然來了一封信，要和廣州大小衙門借十萬銀子，制台接信大吃一驚，却又不知爲了什麼事，請了撫台兩司道府，集合一處，大家苦心思索，才想到奏報這案子，聲稱某月某日看戲擊事，所說這一天，恰好是忌辰，忌辰是嚴格奉禁鼓樂的日子，省會地方，如何做起戲來，這個處分，「皇上」追究下來，誰能担得起，所以部裏就此敲詐了，當下彼此埋怨一番，結果還是一位刑名老夫子想起一種辦法，又呈報一個奏摺，說是「奏爲自行檢舉事，某月某日奏報某案看戲擊事，句內看字之下，戲字之上，脫落一「猴」字云云，於是熱哄哄的一樁大事，被這一個字輕輕地弄得瓦解冰銷，刑部的敲詐自然也沒有成功了，這雖然是一段稗史野聞，却把紙片政治的真精神，赤裸裸地刻劃出來，想不到民國已經三十五年，這種紙面文章，還深深左右着中國的政治。

因此，如果僅從紙面上看，我們的現政治，真是制度完整，計劃縝密，步驟分明，頭頭是道，似乎突飛猛進，早該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了，然一揆諸實際，則事事脫節，不是變了質，便是減了量，幾於沒一種能夠澈頭澈尾免了現。自然，這中間只苦了一般無告的人民，他們整年在飢餓線上掙扎，喘息，受災受難，却還得撐起蠕動的瘦骨頭，跟着人家歌功頌德，唱太平年。然而，「人民」於我有何哉？反正小官是大官委的，大官是更大的官委的。

論創作題材

范 泉

創作表現作者的生命，它不應該因襲別人已用的題材，等於一個人不能走向別人的生活目標一樣。擺脫了一切因襲與束縛，然後有嶄新的題材，然後有偉大的創作。

(甲) 創作三個階段

正因為創作表現自己的生命，所以勉勵創作家走向怎樣的目標，限制他在怎樣的題材下創造，是不應該的。創作的順序應當開始於題材的把握，而決不是主題的限制。

研究短篇小說創作方法的威廉士說：「短篇小說主要的是以鬥爭和生活的波瀾來表現人類的故事的。」所以他把創作短篇小說的序，分列以下三個階段：

- (一) 題材的把握；
- (二) 結構的完成；
- (三) 故事的展開。

題材的把握就是由於創作家受到客觀條件的刺激，自己生活經驗的鼓勵，在創造的衝動下，搜集並整理寫作資料的意思。題材的把握創作過程的一個重要的開端。在這樣的情形下，創作家正如設計建築的工程師。工程師有了建築房屋的空地，纔能設計配合着這空地大小的房屋的結構。有了房屋的結構圖樣，纔可以根據圖樣展開建築的工程。同樣，創作家有了題材的對象，纔配合地設計故事的結構；有了故事的結構，纔開始寫作的工程。所不同者，創作家的設計和寫作都自己去做，而工程師却只需要設計的部分，實際的部分，實際的建造工作是不需要的。

(乙) 打倒差不多主義

現在我們先說創作的第一步：題材的把握。

人類社會的動向是變幻無窮的；尤其到了現在，人類的的生活一天天地複雜，社會的事件愈演愈奇妙，小說家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呼吸在這樣的人叢中，小說的題材正是俯拾即是，可以無慮題材的貧乏。可是有許多蓄意創作的人，雖然

知道小說的題材可以從豐富的生活去擷取，卻還不知道怎樣去着手擷取題材。在他讀到了旁人的創作以後，固然可以知道該篇創作題材，是從我們生活的某部分中被擷取了出來，而且甚至還知道他怎樣地去擷取那一類的題材，可是一旦自己動手，想另外搜集些新穎的題材，卻又感到非常的棘手。何以故呢？主要的原因是：(一)他對於擷取題材的線索不能有所把握；往往是一件很好的小說題材，在他還是不能發覺它的價值，因而更無從發現擷取的方法。(二)即使在他發現了小說的題材以後，因為沒有適當的選擇和整理，所以寫出來的東西雜亂無章；主題既不清晰，敘述更談不上生動。

於是初學創作的人便向成功的作家模倣，其結果，便是題材雷同。記得有一個時期的中國文壇上，充滿了些豐收成災題材的小說，這種單調的發展，正是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的原因，所以我們要打倒文壇上的差不多主義。

創作家選取題材，首先便應當擺脫因襲束縛。他們應當從新的題材上去觸動讀者情緒。例如以中國文壇而說，九一八後一批東北作家所帶給我們以嶄新的小說題材，的

確是足夠我們興奮的，可是這樣的傾向竟又造成了另一批並非東北的作家去撰東北題材的小說，以期惹起讀者們的注意。這種因襲的作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要知道東北的題材只許能由生長在東北的東北作家去處理，因為他們熟悉東北的生活，他們的題材是真切，他們的感情也是真切的，西南或東南的作家去處理不熟悉的東北題材，則由於他們沒有真切的情感，他們的題材必然為他們的見聞所束縛；所以一味勉強模倣的結果，所獲得的將是無可避免的失敗。

創作家不單不應有意模倣旁人的作品，同時且應盡力避免無意的雷同。關於這個，年輕而未嘗博覽的作者是最感困難。因為他常常自以為已發現了一種新穎的見解，而實際上他所發現的已在前人的作品中同樣地被發現了。固然，見解的雷同是並不妨礙一位卓越的作家用特殊的手法表現出來而獲得成功，但是萬一他不能超越於前人的作品，則他的努力無異的將又是失敗了。所以我們要求創作家有博覽羣書的必要，尤其是同一性質的作品，應當多多閱讀，這樣，一面可以加速自己的創作，同時可以避免無意間的雷同。



「茶花女」一劇，

由朗誦而成名；

這也是一切劇作成功的捷徑。

劇本的朗誦

董每戲

做詩須朗誦，用字遣詞可以由朗誦而得推敲，並不只限於現在流行的所謂朗誦詩；凡是詩都是一樣，作詩的人最歡喜吟，說得俗一點就是喜歡吟，越吟越領會到該詩在用字遣詞上，音韻節奏上的好和壞，所以在日本就有所謂「詩吟會」的組織，專選中日的名作來吟唱（朗誦），自然吟誦也是一種藝術，能由吟唱而顯出音色音質音量，不過，中國除了好做詩的人歡喜吟吟之外，從未有集同好而組織成吟詩會，就是好寫朗誦詩的朋友們也還不會有些專門吟，不，專門朗誦的組織。

詩和劇是有血統關係的，古希臘的劇作家還被後世的我們稱為詩人，這是一例。因此作劇和作詩差不多，作劇者作劇時腦子裏須有一個舞台，把他所幻想的人物，境地，故事全搬在腦子的舞台之上，從左到右，自前至後，一舉一動，顯現在意識的舞台上活動，後才由筆墨寫在紙上，但這以外，重要的還是和詩人吟詩一樣的朗誦，出於自己的嘴，入於自己的耳，在這裏面有推敲的餘地，也許同居的人會說：「老兄，你平時沉默寡言像啞叭，可是你寫作時像頭喧鬧的八哥，不，簡直是一羣鴨子」。這是常有的事。

朗誦，在於作劇者必要的，至少，作劇者在朗誦時可以感覺到全劇的情緒發展的階層是否合式，至於用字遣詞和故事結構的推敲工夫也可由朗誦得到。然而，朗誦劇曲的脚本在過去中國不會有過，近幾年來聽說有些劇團每逢在決定脚本上演時也舉行朗誦，這確是中國話劇進步的證據。

同時，一個脚本的演價值絕不是可以由閱讀而決定，因為閱讀完全是靜的，朗誦有部分是動的，雖不一定像說評書及唱文武大鼓似的朗誦；必要的大動作也許附帶着，不過，朗誦最重要的是表現音色及語句間的情緒，其感動人之處和上演時是毫無二致的。

舉一個例罷：法國文豪小仲馬，作「茶花女」小說名於時，小仲馬却異想天開改編自己的「茶花女」小說為劇本，他的爸爸老文豪大仲馬極力反對，他的理由大概是說改編不出和小說一樣成功的劇本來；但小仲馬不相信自已會失敗，還是拿起筆來改編，脫稿後很興奮的抱着稿本去見他的爸爸，一定要朗誦給他聽，自然大仲馬不愛聽，而小仲馬勉強要他坐着聽朗誦，父親拗不過兒子，就坐着姑妄聽之了。

「茶花女」的朗誦開始了，大仲馬坐在小仲馬的對面，閉目靜聽，聽完了第一幕，大仲馬一語不發，只點點頭表示還不錯罷了；小仲馬却朗誦得上了勁，繼續地朗誦第二幕，大仲馬依然閉目靜聽，可是他臉部有表情了，五官和皮肉隨着朗誦者的感情而變動，第二幕一完了，大仲馬立刻說：「快唸下去」！使小仲馬歇氣休憩的瞬間都不可得，馬上唸下去，全劇朗誦完畢，小仲馬一抬頭，發現了大仲馬被感動得流淚了，且站起來拍拍小仲馬的肩頭嗚咽的說：「孩子，你成功了」！

這是朗誦脚本的一例，而且也是改編小說為劇本之可能成功的一例。因此我非常看重朗誦，我自己作劇時常朗誦，所以我作劇時就像酒後似的喧鬧，而變了平時沉默寡言的脾氣，像一頭好說話的八哥，像一隻叫囂的鴨子。至於一般朗誦脚本的方法，據我所見過的有兩種，從前在學校研究戲劇時和在劇場見習時所見過的朗誦形式還留在腦子裏，尤其是在朝日新聞的大禮堂舉行契珂夫創作五十年紀念會上見到同時實行的兩個朗誦法，這雖是在十多年以前的事，因為印像太深，至今完全未忘却。一種是個人單獨的朗誦，和現在我們朗誦劇本一樣，站在講堂上或坐在中間座位上，聽的人坐在你的面前或周圍，聚精會神地靜聽，朗誦的人也須帶着極必要的動作，重要的是注意聲音表情，全劇的情緒的高低起伏，對話的抑揚頓挫，都由聲音傳達出來，但像說評書那樣學男女聲學得使人好笑，這是不必要的。

另一種是多數人的朗誦，那有點像演戲，只是粗枝大葉的演罷了，一個劇本中的男女人物都有，有時也有極不可省的工具如桌椅之類，像演戲樣地在講堂上朗誦，我曾見過以此方法朗誦契珂夫的「茶花女」。這種方法可有點像試演，聽衆以耳兼目，但其效果還是訴諸聽覺。

總之朗誦是一種技術，這種技術在於劇人是應該具有而必須學習的。



好比一席大宴會

肴饌間雜陳一益活醉蝦

精神文明別解

尹雪曼

在重慶住過的人，對停電可謂大傷腦筋。但有一時，電燈忽然不停了，可是却恍如鬼火，似有若無。點燭近乎浪費，不點形同摸黑，令人不禁望燈三嘆。

或曰：中國事莫不若此，說有却無，說無似有；既未絕望，却亦渺茫。嗚呼，此亦精神文明哉！
記得魯迅先生會把全中國，比作一席大宴會：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着一盤活活的醉蝦。——宛如文明燉爛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禮，四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着雖野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我們今天讀來，似乎愈發感到心痛。

虧魯迅先生早就提出，否則，那就麻煩很多。他說：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因為既有這道兩種人，第一，電燈自無發亮之理。第二，當然是要「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着雖野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

「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是唯恐民國一旦真正成了吃平價米，拉板板車那些傢伙們「所有」；自然一切要「操之在我」。正像既不使你吃飽，亦決不要你餓死一樣；那麼，電燈的似有若無，僅其餘事了。

但是「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

太人」的民國國民，自然是因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那麼，一切自都不在話下了。

不過，仔細想起來，中國之所像一席大宴會，亦正是因為有這兩種人。好像大宴會中雖有爛熟的肴饌，但却亦不可少一盤活活的醉蝦。何況聽說還有什麼地方，不吃活醉蝦，而是喝活猴腦汁；比起來，自然是更上一層樓了。

什麼時候，電燈方會大大的發亮，不再恍如鬼火呢？
什麼時候，「民國國民」可以成爲真正的民國國民呢？
我想，如果電燈亮了，或者民國國民不再是民國的敵人了；自然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或許那盤活活的醉蝦，可以不再看見。無知的野猴，亦可免掉割腦破頭的慘劇了吧。

經緯拾零

景賢中小學全體
彩員，近在報端發表一封致社會人士的公開信，列舉校長劉某，劣點五項：第一項謂劉在培文因強姦女生，由學生家長告發，被判刑五年，有案可稽。按教育事業，何等神聖，中小學校長，何等重要，難道現在學界真個人材彫盡麼？否則何必要使這種人來充數有玷教育呢！

三老之一開闢亭，日前高院提審，仍堅決拒絕，他說：「情願老命送終，不願出去獻醜。」態度真是個強得很，倘使當年就什麼理事長的時候，能抱此決心，和敵偽周旋，也不致今日身入囹圄，受到漢字的封號了。

廣西省參議會因爭議長一席，發生內部糾紛，在第一次會議中，曾拒絕記者旁聽，理由是：「此次會議，係討論本身問題，恐怕各人爭辯激烈，以致面紅耳赤，大家不好看，所以暫時請記者退席」議員在會場中爲了公衆的利益，有時觀點不同，激烈爭辯，倒是司空見慣



「剃頭沐浴小有趣」是昔日諺語，

今天談到理髮，却似「活受罪」呢！

理髮漫談

張契渠

整天窮忙，很少有平靜地思索一回的功夫，惟有坐上理髮椅，手足都被那塊白布限制着不能動彈，鬚子才有單獨活動的機會。據說，這正是「靜坐思過」的好機會，誰知平日缺少修養，心如不羈之馬，此刻簡直做不了他的主張。

為避免「思想誤入歧途」起見，於是我想了一個方法，將他騙進了甜蜜的回憶中。

理髮原名剃頭，大家都知道是滿清入關之後才流行的，但據我看來，剃頭一事，在中國應該「古已有之」的。至少在唐代便有人懂得剃頭技術。否則，唐三藏自印度回國後，若是頭髮長了，豈非必須搭飛機到加爾各答才能剃到嗎？不過自滿清入關後，剃頭之風自僧侶階普及到一般「黔首」而已。

滿清式的頭與印度式的頭不同。印度式是光光和尙頭，一毛不留，好像電燈泡。滿清式是剃去一半，腦後留下「馬桶蓋」似的一圈。下面還拖着一枝為洋人所譯為「豚

尾」的辮子。

辛亥之後，「豚尾」取消，「馬桶蓋」也不留了。於是一般人民分成了兩派。一派維持剃頭名義，與和尙尼姑合流，一派接受歐美文化，成了現在流行的「西式頭」。西式頭是用剪刀剪的，不是剃刀剃的。為正名起見，當然不能襲稱「剃頭」。

於是有人改稱為「剪頭」。後來大約因為「剪」字與「頭」字聯合在一起不大吉利，遂改稱為理髮。剃頭店也升格而為理髮館，理髮廳了。

理髮比剃頭，不僅在形式上有分別，而且在技術上也大不相同。從前剃光光頭，即使剃頭匠的手藝很高，刀片括着頭皮，總是覺得痛不可忍。尤其小孩子嫩皮膚，實在吃不消。所以我在小時最怕剃頭。其後，上了學，留了「陸軍頭」便舒服得多了。再後來不僅不怕，而且漸漸地發生興趣。最趣的是修面

。身子躺在理髮椅上，既不怕打瞌睡，腦袋碰了椅背，又覺得癢癢地小蟲似的在鼻子兩旁爬過，非常適

意。技術好的，還能用刀尖，在你鼻孔裏，眼眶裏，耳朵裏，細括一陣，直括得你說不出的舒服。修面之後，接着就是爬爬耳垢。

爬耳垢工作極有講究。爬得不好，即使不把你耳朵刺破，也足以使你痛得喊不出口，或者嚇得一身冷汗。但是，假使遇到技術高明的

，同樣使用一枝「消息子」，一枝細銅片一個長鬍子，他可以替你爬出花瓣兒似的一大片一大片耳垢，有時甚至撈出竹衣似的一捲放在你手掌上，讓你自己欣賞。至於那絨毛的消息子擦着耳孔，蠕蠕一陣亂動，那種趣味真是妙到難以言說。

爬過耳垢還得「做眼睛」。做眼睛的工具，也是一枝細銅片和一片極薄極細的小刀。那些銅片和刀頭，在睫毛下眼肉上抖發抖發地攪着，直攪得眼睛酸溜溜地眼淚直流。

從前的剃頭司務，不僅善於爬耳做眼，而且還懂得「推拿」。要是遇到夏天發痧，小兒驚風，僻鄉小鎮，請郎中不方便，剃頭司務往

的事也是應盡的責職；若為自身權利，死爭不讓，弄到相罵相打，落在旁人眼中，確實有些難為情，無怪要請記者暫時退席了。

X X X X

因鬧戀愛糾紛與郁達夫仝離之王映霞女士，在抗戰期中，居住重慶，與一位姓鍾的正式結為夫婦，感情頗為融洽，近聞已遷居漢皋，生有一子二女，生活極為舒適，與過去風雨茅廬中的清幽處境，大不相同。

X X X X

馬歇爾特使兩月來在中國首都調解和平談判，已陷入極度困難中。日前馬帥夫婦在行館接見馮玉祥夫婦席上的一段談話，可以看出馬帥的心情，也可以預卜中國和平的前途，日前當山東國大代表去拜訪時，代表們聲訴山東共產黨如何殘殺姦擄的事實，殷殷列舉。馬帥說：「你們只說百分之六十，那百分之四十，我比你們知道得更清楚，但我們要問你們的，你們前來是代表政府，還是代表人民？」代表們說，「我們當然代表人民」。

「你們既代表人民，那麼為什麼對於政府的貪官污吏不檢舉？美國並不是如何的富裕，聯總的救濟物資，我們也是由節衣縮食而來。」

往可以以華陀的姿態被人請去，完成濟世活人的任務。他們這套本事，原來的並不是治病。仍然是剃頭工作的副產品而已。

從前剃頭，爬耳做眼之後，最後一個節目便是將顧客從頭到腳捫打一頓，然後拍拍他的肩膀放他出門。這套捫打之術，精練的結果，便成了『仁術濟世』的推拿。推拿與國術雖同樣用拳頭，然而輕重大有區別。國術用拳，惟恐打不痛人，而推拿則反是。推拿用拳，輕輕而細密，打在脊樑上，聲音有如雨打芭蕉，又如京戲中的板鼓，然而不儘不覺得痛，而且四肢百骸非常舒服，比電氣按摩更要過癮。捫完之後，又把手指頭勾着手指頭一個個拉着，直拉得咕咕地發響。手指之後，又是手腕，臂膀，膝膀，大腿，一節節都能使他發響。沒有經驗過的，聽到自己的關節發響，必定以為疼痛利害，甚至以為被他折斷了，但結果却不僅不痛，而且頗為舒服，於是祇得默然不響，心中暗暗喊聲慚愧。這樣不算。最驚人的是在肘上有一根筋——我自己却始終找不到在什麼地方——他却祇消輕輕伸手一摸，用指一指，便覺得酸溜溜一陣，從指尖通到胸口，再從胸口散到四週，一秒鐘之內，中

了電流似的通過全身。

最後，用大拇指在你額角和太陽穴，推動幾下，然後，在頂門上『當頭一擊』。於是但覺眼前一亮，一個多鐘頭正襟危坐的生活，凝神遐思的作緒，立刻被完全解放。剎那間好像脫骨換胎，神清氣爽，週身輕了好幾斤，想不到頭上幾根青絲，竟能增我偌大的興趣。想至此，不得不感謝父母生我的好處。

從前有人把洗澡與理髮同列為人生一樂，叫做『剃頭浴浴小有趣』。若單以趣味論，我以為剃頭比浴浴有趣得多，不過這種趣味雖說普通，還不能做到人人共享。例如『女子與小人』，就從來沒有享過這份福氣。私心說，願將來社會進步，無論男女老幼富貴賤，都有『與民同樂』的機會，像美國人每人每日可得半磅牛奶一樣。誰知世風不古，近來不憐『女子與小人』享不到這種福，便是咱們爺兒們也今不如昔了。尤其抗戰以來，各種物質條件的限制，別說沒有功夫去享受這清福，便是有功夫，那班西裝筆挺的『理髮師』，祇知道替娘兒們燙髮，早不知給爺兒們捫背了。

也不敢表示異議。祇是如今的理髮，不僅無趣，而且簡直是受罪。比如在重慶時，常常遇到停電，洗了頭無風可吹，帶着一頭濕滋滋的尊髮，回到家裏，不快終日。或者擦了一頭臭油，到處被人討厭。豈不是大大沒趣。

然而頭髮受之父母，而且也與皮膚一樣不斷地在生長，若不時加修理，勢必形成囚首垢面，替祖宗丟臉。所以即使是刑罰也祇得忍受。至多，祇能將距離拉長些，由二十天一次，延長為一月一次，或竟四十天也可以。假裝『忙』，或者『忘』了，讓二次罪併成一次辦理。這樣理髮，自然談不上享受，祇是一種責任而已。

這一次理髮，距上次足足有四十二天。不僅少受了一次罪，而且節省了一筆理髮費。坐在理髮椅上想起來，心中頗為得意。忽然想起前天報上說理髮又加價了。加了多少呢，沒有注意。因為不常理髮的結果，對於理髮的市價也不很清楚，然而囊中既不十分寬裕，又不便入門先問價。偏偏那些價目單又不貼在何處，預算也無從根據。尤其糟的是理髮之時必須把近視眼鏡卸去，於是連鄰座給多少也不清楚。祇能靜待『釋放』之後，他說多少便給多少。吁嗟乎！想到這裏，又不免令人慨嘆，父母生我，何必附帶這幾根『煩惱』絲哉？

但運到中國後，政府的官員拿來賣了，並沒有全部直接交給老百姓，你們為什麼不檢舉？假如你們不是控訴共產黨的罪惡，我又不是共產黨——馬帥激昂慷慨一番，代表們噤口無言。

馬帥是不輕易發言的人，但，今天，居然逼得『啞叭』都說了話。不要以為人家輕易不說話，就以爲人家對中國的內幕不清楚，其實，人家心裏比算子還亮呢！田禽

× × ×

據上海美商商會會長威廉潘特談：滬上外商洋行如太古，怡和等大部將遷香港，馬尼刺等地經營，因感在華已無事可做也。惟少數與中國工商界業已建有密切關係之外商，則仍將留滬。威廉潘特於談話中，特別強調希望中國民主和平，渠認惟有民主和平才能使中國迅即恢復繁榮。外商投資之權益，蓄才有保障。渠認在目前情況之下，投資中國實不如投資日本，因日本秩序好，工資低，技術亦好。

中國需要和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連我們的外國朋友也不例外。

勝利將近週年，一切仍呈混亂現象，難怪連外國的商人都看不起我們了！甚至看我們連日本還不如，所以人家感憤系之的說：『投資中國實不如投資日本，因日本秩序好——』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咎由自取，怨怪別人是徒然的。(田禽)



歸家以後 耕夫

沒有歸來時，他們都希望我回來，回來以後，什麼都恨，沒有一樣是順眼的，於是我又無聲息的出走了，一點也沒有悔恨，一點也沒有留戀。

這是一個初冬的早晨，沒有陽光的天，原野上的風在呼喚着，樹葉悄悄地在凋零了，我由一個小城的邊際歸來，我憧憬着在想像中故土，我沒有悲哀，更沒有苦痛，我快活，身上雖穿着見不得人世的破棉軍裝，它沒有使我對這山城遙念的心，破碎，我覺得自己很驕傲，我是在民族解放的戰爭行列裏漫步，在這漫長的日子裏，我嘗到了人生的一切，我是懂得一個沒有了母親的孩子，是怎樣來安排這日子，我終算回來了，平安地回來了。

記得我離開家兩個月後，我沒有得到家內的一封信，但是我自己覺得所走的路是對的，那時，我會一度的在痛苦，每天每天，我只有用唱歌演劇出壁報，來消遣我這孤獨的心，兩個月以後，我終算接到父親給我的一封信，他恨恨的罵了我一頓，在最後他說：「你應該回來了，我雖然對不起你，我總算養你這麼大了，你總是我的兒子呀！」

那時爲了不使他老人家的，感到失望，我馬上回了他一封信，說我馬上就回來，那時的我，又因爲隊裏的工作太忙，雖然我答應要回來，但我終久沒有回去，這時父親渴望我回來的心失望了，他從此以後，便永遠不提要我回來的話。

又是一年了，隊上的工作，也漸漸的鬆懈下來，這時我們又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工作，隔故鄉，也一天比一天近了，這時的朋友們，同學們，聽到我離故鄉近的消息，都寫信來祝福我一路的平安，誰知道那時的我是在想什麼，我終久沒有拔起腳步，向故土走動一下，以後的朋友親人，也都不在提我要回來，而這次，我竟無聲息的踏上了行程，踏上了故土。

別去了兩年的故鄉，依然那麼沉舊，古老，過去的右城，仍然還矗立着，有一些已開始荒涼，馬路平坦的向天的邊緣漫長的隱沒，過去去的荒地，而今也建築起一幢幢的

房子了。

故鄉依舊那麼熟悉，我對它沒有感到絲毫的陌生，家中的大門，這時半開着，我一直走了進去，小孩們都用驚異的眼睛，凝望着我這一個大兵，父親這時也在陽光下，領着我最小的一個弟弟，取暖，我喊了一聲：

「爸爸！我回來了！」

父親沒有出聲，向我上下凝望了片刻，這時一個個的弟弟妹妹都用奇異的眼光看着我這個大兵喊爸爸，父親這時漫漫轉過身來，冷冷的對我說：

「雲！你回來了，你終算沒有忘却這個家啊！」我沒有出半點氣息，好像一支羔羊，憑人怎樣的擺佈，父親說了這段話，心內非常痛苦。

「是不是剛到，由什麼地方來？」

「嗯！是昨天早上坐車來的，由大理的一個村子裏。」當我說話的時候，我不敢用眼光凝視他老人家，我數着地上的石子，父親這時把兩個頂小的弟弟喊過來指着我說：

「鳳萍，鳳奎，過來叫你二哥哥。」

他們一個胆怯的走過來，低着

頭，輕輕的喊了一聲「二哥哥」當

哥哥還沒有完時，他們跑了，我微笑着應了一聲，並且說：「等會買糖給你們」家內的一切都變了，母親是一個賢慧的舊家庭女子，生前是一個愛管事的人，自從離開人世以後，家內也很少人管，以致變的零亂不堪，這時的父親，爲了他終日盼望的兒子歸來，內心也開展了不少，爲了在我未回來的三月前，大哥吐血死去了，而今大姐又在昆明生病，二妹自母親死後，也找到了歸宿，但兩月來也沒有來信，父親天天在想念，想念我最快回來，現在家內，我是首居第一位了，一方面父親又跟嫂嫂合不來，分了家，他一個人又要爲生活，又要照顧弟弟妹妹們，當然是需要我回來。

回家三天了，一切都平淡的渡着，朋友們親戚們，聞到我已回來，都成羣的來看我，並且說我已經升了官發了財，天知道，這種念頭，我從沒有想到，可是外面謠言，一天比一天大的吹進我的耳鼓，隔壁的一個寡婦，正是我的義務宣傳員，東家西家，天天在誇耀我。

「你看呀！人家王家那個二兒子，才真是兒子的呀！養兒子要養這種，人家出去時，沒有跟他要文錢，而今三年不見了，長的那麼

高，聽說還當了什麼隊的X官，還
 找了幾文錢呢！唉！真是，如今官
 也有，財也發，真是福有雙至。」
 另外一個又接着說：

「又那麼節省，人家當了官，
 仍然是節省，母親沒有享到一點福
 不在了，而今父親到享洪福了。」

這些都是在街頭替我宣傳的口
 頭語，以至使好多人對我都發生了
 興趣，從前不滿我的人，如今也對
 我表示了親善，並且天天談着幾年
 來的生活動態，他們是在崇拜我，
 但他們好似又在咒罵我。

「王兄，聽說你找了錢，近來
 一定很得意」。他們都是這樣的詢
 問我。

「老兄，我找什麼錢，找得一
 身的虱子。」我回答說

「笑話！客氣！客氣！」

回家來一個禮拜了，一切都那
 麼平凡的渡着，隊上也來信要我馬
 上回去，但我對故鄉一禮拜來的日
 子感到乏味，我始終這麼想，一個
 負着過於重大責任的人，最好能
 隨時忘却它，否則必定顯得格外的
 重大，我終於決定了要走。

臨走的頭一天黃昏，夕陽慢慢
 的墜下去了，只不過還留存着一點
 的餘輝，北風呼呼的吹過了草坪，
 白果樹瑟瑟的作響，扇形的黃葉，

悄悄的飄落，我走到父親面前，嘶
 啞的說：

「爸爸！我決定明天早上走，
 隊上來信叫我回去。」

父親這時用驚異的眼瞳凝望我
 ，想不到離別三年來的兒子，如今
 歸來一個禮拜，又要走了，想不到
 兒子還那麼倔強頑固。

「你就走了嗎！你不能多在家
 中呆一些時嗎！唉！我老了。」

「爸爸！不能多，這是軍隊，
 而隊上的假期已滿了，這是沒法子
 的事。」

「唔！你是一隻鳥，我留不住
 你，你高興飛到那兒，就飛到那兒
 吧！我不留你，我老了，」眼眶裏

滴下了兩顆老淚，他哭了，這時，
 我只感到極度的恐慌，我是一個叛
 徒，我沒法子來安慰父親的心，他
 又說了，是那麼親切呀！

「但希望你常常來信，以免我
 掛在心上。」

「唔」。我回答說：

「你要知道，我決不要一個沒
 有母親的孩子，單獨的在外面吃苦
 ，我情願痛苦，我是不要你在外面
 吃苦的。」

但是，我終於走了，走的這一
 天，父親還在睡着，我向他辭了行
 ，他的手，在被子裏搖幌着，他不

願再看我，忍着痛苦，終於別去了
 家，別去了故土，向我所須要走的
 地方跋涉。

回憶起來，又是一年了，在這
 一年當中，我不曉得變遷了多少，
 父親仍然還常常來信，也常問到我
 的生活，我雖然苦，我忍受着，我
 雖然窮，我並不感到慚愧，我對這
 時代已交付了一切。

如今初夏又來了，我與故鄉離
 得一天比一天的遠了，故鄉的土城
 ，父親的親切面孔，還一懂懂呈現
 在眼前，好像在說：「我決不要一
 個沒有了母親的孩子，單獨的在外
 面吃苦。」

我遙念着，遙念故土的白雲，
 遙念那死去的生母，遙念那不可追
 憶的日子，我依舊為生活，為真理
 而掙扎，這一年來我好像整整的過
 了十年，而我的面孔，變得連自己
 也不認識自己了。而遙念我的人，
 也漸漸的遠了。我依舊平靜的渡着
 這漫長的人生。

請批評
 請投稿
 請介紹
 請訂閱

美國人要記者招待會

美國新聞記者可以自由
 發問和自由討論一切公共事
 務的例證便是在華盛頓舉行的
 總統記者招待會，參加的
 報紙與廣播記者在一百人與
 三百人之間。他們可以當面
 向總統提出有關國家大計，
 各項政策和各種問題的詢問
 ，問題並無限制，總統對於
 新聞記者提出的問題，大致
 有下列四類答案：第一類是
 無需引號可以作為總統談話而報導
 的材料，第二類是必需援引原文報
 導的材料，第三類是無需註明總統
 所說，而可以加以利用的幕後新聞
 ，第四類是機密不可發表的談話，
 目的僅供參考而不可公開。此外，
 政府各部首長也時常舉行記者招待
 會，報告施政情形，答覆記者詢
 問。

廣告刊例

全幅	四十萬元
半幅	二十五萬元
三分之一	十五萬元
四分之一	十二萬元

遙寄

似柔

編者先生：

我愛經緯真像愛自己的母親一樣，而我所見到的也正像你們所罵的，可是我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多少話欲說不能，真是苦極了。同時我又不善寫作，希望能為我更改，並希望能刊出，為了人類大眾。同時我更希望為你們為經緯效勞，不知用得着否？敬祝

編安

讀者似柔敬草

如今我又穿起這勞什子的旗袍，鞋襪，悠閑的坐在這小小的房裏，前面一個在當間的走廊，終日仰望着青青的天絲絲白雲，柳絲搖曳在微風中，蟬兒已經停了歌唱，西天那一抹紅霞倒映在門前的小池中，微風吹處，波動得像一匹錦綉，加着那疏竹茅屋，這裏是一個多麼詩意的境地啊！誰說宇宙不美，誰能說這世界不是充滿着愛和生命，房門啓處，母親又親自送來了銀耳，總要看得我吃了才走。

晚上躺在母親的身傍，數着無數眨眼的星星，有時和她談家常和故鄉舊事，舊人，這便是她唯一的安慰和樂趣，當汽車喇叭在門口叫時我們便起來各自回房，這時候常是十二點左右。

你們一定會笑話我，當日的女槍手如今是在做大小姐了，是我的我非常慚愧，僅僅是一年的時間我是這樣消沉地默默享起福來了，我不向你們解釋我留在家裏理由，我

如今只望你們在塞上找一個工作，如果你們沒有忘了我們在軍中的一

切那末總能相信我是一個能吃苦的丘八。

每次讀着你們的來信似乎是給我諷刺和譏笑，朋友，我怎麼能安心的在這環境裏生活下去呢？父親白天上辦公廳下班後便去公司，他有錢，他養着四個姨太太，這夫去東北視察又買了一千萬元的人參，我氣極了，我恨不得殺了他，街頭巷尾，多少餓鬼飢殍，他化化一千萬元的法幣買人參補自己，每天母親給我預備的銀耳當她逼得我吃下時，我像是吃了老百姓的血一樣，我痛苦，我憤恨假如說貪官奸商是我的敵人，那麼我爸爸該挨第一刀，世界上的事情太平了，偏偏這

有一些人拍他，報紙上為他吹，問他這次去東北視察了什麼？嘿！女人！（燕鶯？）尾酒，物價，和一些口號講詞，朋友我痛苦極了，我沒有一枝手槍，可是我及難過為什麼他是我的父親，我決心走，走！走得遠遠的，我要和你們一樣的赤脚，拿槍，肩着槍渡過沙漠翻過大山，深林，高唱着『復興中華』之歌

編者按：近接南京方面的讀者似柔女士來信，並附稿一篇，我們對於她心中的苦悶是極同情而且極關切的。現在將他一字不易的發表出來，不知似柔女士的尊大人和與似柔女士尊大人相彷彿的接收大員們讀後有何感想？

經緯信箱

為什麼不准擺書攤

書攤

(問) 我們是一羣以售賣書報為生的小攤販，近日警局忽然下令不准我們擺攤。要擺，祇能擺到里巷或偏僻馬路上去。理由是有礙市容和妨礙交通。我想，馬路上多幾個書報攤，被外國人看見了也不見得比小脚，辮子，雅片烟燈更難看，也不見得比橫衝直撞的吉普更妨礙交通。何以獨對書報攤如此嫉視？

小報攤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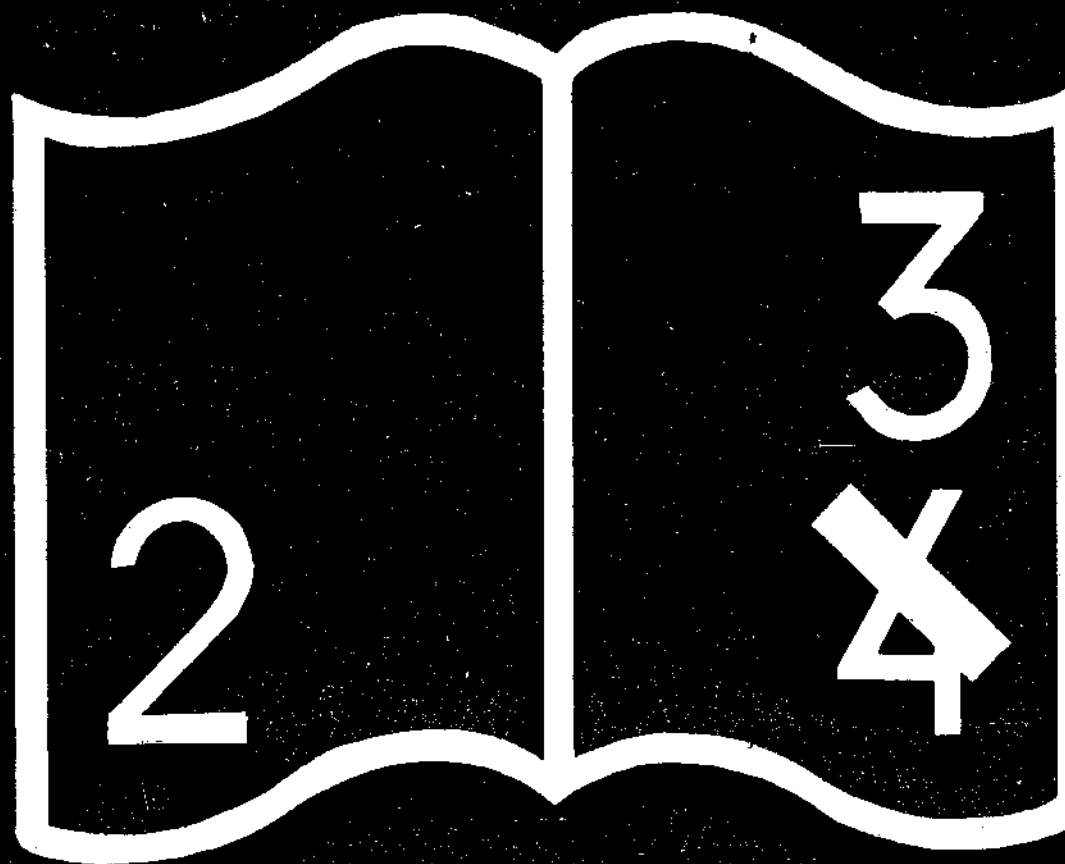
(答) 書報攤應禁之理由有三。中國到處在弄槍，弄拳而書報攤却在弄「文」，破壞中國的時代作

娛樂捐是否合理

(問) 兩年前，重慶話劇界為市府徵收娛樂捐，曾發動過一次呼籲。結果是話劇部份減低了。最近上海各戲院，亦要求減稅，當局的答案是延長營業時間也可，增加票價也可，惟減稅不可。官外之意，正合商人們的看家法實：「羊毛出在羊身上」。自有看戲的閣老，

替他担承這筆重負，老闆又何必力爭呢！可是我們這些小市民就苦了。從此連最簡單的娛樂，看看電影的權利也剝去了。我想國父提倡三民主義，總裁提倡新生活運動，都以「衣食住行育樂」六者並重。孔子之六藝，也以娛樂列為第二門必修課。可見娛樂本身不儘無罪，而且政府應該注意培養。如今舞場既祇准富貴者出入，游泳門票又提得那樣高，其他娛樂場所皆因娛樂捐要出在「羊身上」，門票貴得不得了。未知市府當局堅持提高娛樂捐時，亦會想到國父之三民主義與總裁之新生活運動否？而且娛樂捐本身合理否？(虞祿)

(答) 國事如此，捨出得起捐稅者有「樂」可「尋」外，爾我小民從何「樂」起？——唐吉——



编码错误

經緯週刊

有居士某，持因果報應之說，力戒殺生，曾假一古刹公開說法，暢宣報應之理，謂：「倘使今生宰了一頭豬，來世一定投生豬，今生殺了一頭狗，來世一定變做狗，就是微如螻蟻之屬，殺了也要得同樣的報應。」座中有黃

某，素性滑稽，即起立曰：「照如此說法，倒是殺人的好！因為殺了人，來世反得保證投做人胎，不愁貶入什麼畜生道中去了。」居士聞言，頻頻搖首，急離講席而去。

有人持「有力者」荐書一封，向某機關主管謀事，主管道：「這裏任用人員，是採「因材器使」的準則，所以職員都要經過一番考試，你就寫一篇文字罷！那人隔了多時，寫就呈獻，是珠算用的「九九口訣」。主管道：你對算數，既有研究，出去收稅，一定勝任，就委為「徵收員」。

重慶近來發現一種新職業，係在茶館酒肆替人打扇；化上一百塊錢，他可以替你扇上吃一餐飯所需

要的時間。看他們的裝束聽他們的哀訴，你可以知道他們有來自工廠，有來自農村，有的是想回「收復區」去的義民。

蕭伯納問他的八十歲的丈母娘：「一個人要在什麼年紀對男性不發生興趣？」丈母娘答道：「我沒有這經驗，最好還是去問比我年紀大的女人！」

有位縣長，他到任的時候，就公開發表他的三不主義：是「不貪財」「不擾民」「不用私人」後來民間對他的作風，有些異樣感觸，便把他所說的話，下面各加數字，成了一支口傳的諺語。諺語如下：

不貪財，只愛鈔票。
不擾民，肚裏知曉。
不用私人，舅爺老早報到。

計劃兩字，是個很好的名詞，不論做什麼事，苟其事先有預定的計劃，實行起來，總是有次序，少紊亂，可以收得較高的成果；可是計劃僅是口頭說說，紙上寫寫，那末計劃雖好，徒成空話，倒不如老老實實，不聲不響，做有益於老百姓的事來得實在。

他：「親愛的，真不明白，怎麼我跳舞的時候，時間來得特別短促。」

她：唔，「這是因為那樂隊的指揮者，是我的未婚夫啊！」

某同鄉，少不學，嗜飲賭，惟善言說，精商道。抗戰初，從巨商某人川，六七年間，頗稱得意，而今尤甚。日前偶臨舍下；三尺茅屋，納此貴賓，不勝榮幸。

彼身穿西裝腳踏革履，手揮原子鋼筆，嘴掛駝駝路香烟，……全身佩帶，堪稱無物不洋。初識者，甚以為一新貴之洋博士，安知僅係十年前某陋巷中之一小賭匠乎？

三言兩語之後，彼出示「玻璃網」一段贈余，並謂余曰：「美貨不僅精廉美，且細及篋子等物皆有供應，真是「無微不至」，購取亦甚方便。而國貨不僅陋劣，且每每反較貴昂。是故，吾甚感中國工廠之如此存在，不如及早關門，因其太低能！此實優勝劣敗之必然現象，……應該！應該。」總之，大有吾國工廠之設，實屬多此一舉之慨。

繼謂：「故對美貨，國人無不愛之，其推銷，諒亦必易。……弟近到美國玻璃×××等貨一批，

擬勞吾兄賜助。其間利益，弟當按銷貨量之多寡酌優計奉，以作酬勞。……兄意如何？」

吾良久不能對。及晚始作書覆，書中有云：「……弟近亦運到美國玻璃棺材一批，擬請吾兄代為推銷，他日事成，弟當以該項棺材一具為贈，俾完成吾兄愛用美貨之大志，按生為美貨而奔波，死藉美貨以安屍，是乃對美貨有始有終之謂也，……又弟有友人某，願承銷兄之×××美貨。惟彼尚未娶，故擬於事成之日，請兄贈彼一美產玻璃小姐以為酬。按美貨供應實是無微不至，諒此「物」亦不至缺乏。……」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二卷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經緯出版社編輯部

代表人：蕭作霖

經理：李平子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